



勸戒四錄

曾  
24  
8

9  
24  
8



增 9  
號 24  
卷 8

北東園筆錄四編卷第四 星沙賴昌期重刻

福州梁恭辰撰

江右黃

江右黃家本中資而樂善好施不少吝嗇偶因久雨新晴偕友人散步郊野見古寺中積樞纍纍板破骨露者甚多爲之惻然遂指高田二十畝施爲義塚兼出資勸人營葬凡年久而無力者皆葬之並各爲之立碑記備人尋覓共葬四十六棺又似此掩骼高義澤及枯骸義舉甚多後其家科甲蟬聯冠蓋不絕人爭頌之按此

見寄雲書屋因果錄是錄所載但書某姓概不標名。然此是南昌黃俊民觀察家事。觀察名中傑。係家大人壬戌同年。其弟範亭編修。中模其姪在畚太守。維烈皆同時由甲科官中外。皆與家大人摯好。故早聞其事頗詳。

### 江右李

臨川李某貿易粵西。時同夥三人皆病疫死。一家於黔。一家於楚。一家於江西。李某爲分送三人骸骨。各歸故里。皆出已資。而此三人之本息各交其妻孥。俾得贍養孤寡焉。後李某及身。發數十萬金。隨時善舉。疊疊不止。一端而其孫由翰苑官侍郎。疊掌文衡。其食報正未有艾也。按此卽臨川李宜誠封翁逸事。李之起家。余已載入近錄。所云由翰苑官侍郎者。卽春湖先生也。

### 徽州程

徽州程某。祖與父皆諸生。家亦貧。以課讀爲生。前後凡百餘年。勤勤懇懇。皆以全副精神赴之。無閒寒暑。所成就後學不少。後其孫某英年登第。累官至總制。而其封翁仍用老明經頂帶。嘗語人口。吾自有功名。豈必父以子貴哉。其曾孫輩近亦接聯舉秀才。詩書之澤。方興未

艾矣。誰謂筆墨營生者不可以積功累仁耶。按此程某即程梓庭先生家也。先生嘗由蘇州撫軍擢為吾閩總制其撫蘇時家大人正居奉宣之職聞其家教最悉云。

六安張

張某者六安人年少美於才又富於資有鄰家王姓者羨其貴才以女妻之。但此女前已許貧士高某而張未之知也。結縈之夕見女哀泣詢其故女云吾前已許高姓今又許子。是二夫也。嘗聞烈女不事二夫君其謂哉。

何言訖遂尋帶自縊。張力救得免。即於是夕覓得高某拉至其家為之合昏焉。次日高某措得聘金送還分文不受。後家愈富饒。次年張遂登鄉薦踰年復捷南宮。而鄰某王宅不戒於火。家業一空。論者謂王氏之奸詐幾敗其女之名節。其得此報宜矣。

四明張

四明張某邑諸生也。困於場屋幾二十年。適游幕江西。得貲千金。因開新例。欲行報捐。乃辭館歸里。抵家見族中一節婦。以十指養其病姑並幼子。時值兵燹之餘。米

珠新桂。勢難存活。張慨助以三百金。又有戚某由鎮海避難來。全家奔竄。衣食無資。將鬻子以求活。張復助以三百金。張本欲報捐末官。因銀已分散。一籌莫展。同人皆笑之。不得已。仍回覓館。有故交資之北行。竟由科甲得邑令。今且洊升郡守矣。

金陵曹

江甯曹某。少年隨父赴浙江。投親不遇。父沒於途。曹流為乞丐。逢人痛哭。求給川資。負父骸歸里。有王某者。見而憐之。給以青蚨四串。曹感之入骨。竟負父骸歸。如是

者十年。嗣以貿易頗順利。積有餘資。家已小康。而時時泣念王某恩。恨無由報答也。王甯波人。值夷船陷城。家資全為所掠。攜妻子踉蹌奔至金陵。行將乞食矣。與曹某恰遇。諸塗。曹大驚曰。恩人何亦流落至此。王告以故。曹即邀至其家。時已戒寒。易以冬衣。並為賃小屋以居。復割田二十畝。俾營生焉。後曹某忽獲藏鏹巨萬。乃以分潤王某。王亦得自立。全家溫飽。人兩稱之。

湖北韓

湖北韓某。本營伍中人。道光壬寅。奉調防堵。至江南。途

中有同伍曹某者。夜見草屋中有燈光。則少婦獨居也。推門而進。勢將為強暴之行。適韓某過。聞婦人呼號之聲。入門見曹如此。大聲疾呼曰。若敢無禮。定斷汝頭。曹畏而釋之。後韓竟以軍功授職。今且專閫矣。

安慶趙

安慶趙某家小康。值母沒。延徽州汪某代尋陰地。汪每自誇其堪輿之術。醉後並言已之生壙。可出狀元宰相。趙某聞之。暗中羨甚。未幾汪以病沒於趙宅。趙為之殮殮。踰時汪子來扶柩。趙即以已母之柩與之。而將汪柩

葬於安慶。不知汪之術本不精。所言多欺人。其自定之生壙。固水泉風蟻之窟也。汪子不知。已將趙母之柩葬入。趙以一念之貪。將親骸輕棄此地。不久而趙祀遽斬。尚惜然不知其來由也。

江西滕

江西滕某。年少有美才。家亦饒裕。因赴鄉收稻。見佃戶譚某之女而悅之。以故頻相過問。嗣又赴譚家適女。獨居。挑之不從。強污之。女力竭聲嘶。知不免。諄求願充妾。滕滕某許之。盟誓再三。偕繼繼。焉未幾女受孕。囑滕早

爲之計。滕某佯諾之。而心懼家室之妒。未敢言也。既女腹漸大。父母嚴詰之。女以滕某前情告。其父趨至滕家。問之。滕堅不肯認。其父回嚴撻其女。血流墮胎而死。自是某每入門。必遭鬼祟。不能終事而出。遂落魄終其身。

常州胡

常州胡某與鄰婦相悅。目成已久。未得其隙。間其夫外出。隨與鄰婦密約。至家一會。而礙其妻之在室也。適胡某欠其妻母四金。遂勉力措全。交其妻送還之。妻因天雨不肯出門。胡逼之前往。而鄰婦敗節矣。不料妻至中途。雨甚。隱身古廟中。猝遇惡少。強污之。又遇其戚撞破其事。遂播於衆。胡亦微聞之。不敢深究。天道報施。未有如是之速者。吁可畏矣。

貴陽施

貴陽施某。性淫蕩。其妻善針黹。有鄰女從其妻求學焉。一日其妻偶外出。而鄰女適至。施某乘間強污之。女畏羞不言。亦不復至。後此女出嫁。其夫以其非完璧也。辱詈而切詰之。女愧遂服毒死。施某隨於次月覆舟而亡。

南昌羅

南昌羅某。精於命理。所推乾隆間各造多奇驗。自推命運無大祿籍。惟庚子科可得一榜。與王某同學。推其命。則謂畢生無中理也。已亥冬。館鄰有孀婦。少年美豔。而不能自持。初挑王。王力拒之。繼挑羅。羅詫為奇遇。遂頻往來。庚子秋。王某登鄉薦。而羅落孫山矣。羅方疑謂命理不靈。豈知冥冥中有默為轉移者乎。

### 廣東尹

廣東尹某。與武某交誼最深。聯為兄弟。武某本豪冢。性淫蕩。尹更誘以聲色。墮其術中者不少矣。武囊已罄。尹偽稱貸。助其游蕩。子母兼權。而武之居宅歸尹矣。武所居之。居值二萬餘金。尹以三千金盤剝得之。其積餘三千金。亦武家物也。尹方自鳴得意。不料夷鯨。坐至。兵火延燒。倏成平地。家貲悉歸烏有。尹本鄉居。非兵火所能及。因得武屋而遷居。遂遭此劫。人謀亦何益哉。

### 山東傅

山東傅某。年三十餘矣。十應小試。未得入泮。遂欲納監。應鄉試。苦無資。因念有族叔母李氏。經營力作。積有二百金。李少年苦節。勤力撫孤者也。其子尚幼。傅告以



淮北票鹽利息甚大。李惑之。賣田質產。得銀三百兩。交傅爲辦票鹽。傅得銀。卽赴省報捐。監生回里。李屢問。本利。傅一味含糊。後問之急。傅以翻船淹消爲詞。李大失所望。因哭訴於縣城隍廟中。夢神謂曰。汝族姓木。應中乙榜。今若此。當削其籍。並奪其算矣。是年傅初入闈。三場俱甚得意。而闈中卷已入選。忽爲雨漏漬毀。臨時換他卷。未踰月。傅果暴亡。

雷李至交

岳州雷某。富有家財。道光六年。病篤。時知其子不肖。密以黃金百兩。交其鄰李某代爲收存。平昔至交也。李某貧甚。布衣蔬食。不改其素。後雷某之子。某蕩廢無人狀。李召雷子至家。責之。問以知悔否。雷子伏地悲號。自陳愧悔。李卽以存項付之。原封猶未動也。今李子旋登甲科。司銓部。李某躬拜。榮封楚人。每嘖嘖樂道之。

孫文至夢

湘潭孫某。與文某至交也。孫某之父。貿易漢口。令孫某在家奉母。而母病甚危。適得漢口來信。父亦病篤。孫某欲赴湖北。則母病難離。欲不往視。則父側無人。寸心如

割。高之文某文愴然曰。於此而不助一臂。焉用朋友爲。且我無父母。家無他累。可以代君前往。遂附舟而去。舟過洞庭。遇風覆舟。死。文某忠於爲友。此行衆所共知。而偏獲此報。皆爲慨悼不已。孫某猶未之知也。一日忽夢文某。綸巾鶴氅而來。曰。余以前生罪孽至重。已應覆舟之劫。今日之死分也。然以區區一念之忠於爲友。上帝憫之。已證善果。登仙籍矣。子亦孝於事親。子父恙已愈。可無慮。子其勉之。孫後得漢口家書。果如所言。

王茂才

廬陵王茂才家貧。以訓蒙爲業。盡心講貫。手口交疲。惟恐誤人子弟。雖親族中有冠婚喪祭諸事。悉浼人婉告之。不親慶弔。寒暑不輟。疾痛不廢。自十九歲課讀。以至於五十九歲。四十年如一日。雖大比之期。亦惟恐有荒館政。不肯赴試。人多笑而迂之。而所授徒人。膠庠登鄉薦者。接踵相繼。不踰時。其家亦皆相繼以科甲起家。今且有爲顯宦者。先大父嘗舉以詢人家。大人亦津津樂道之。

陳茂才

陝西胡某幼從學於陳某之門。陳終老一衿。胡由舉人官知縣。洊升郡丞。引疾歸里。適陳某病危。胡親侍湯藥。陳子早沒。僅一幼孫。陳沒後。族中有欺其孤寡者。胡力爲保護之。並爲經理殯葬。籌計薪水。令其孫至家就讀。親爲訓迪。其孫已能文。而胡督責不少怠。一日某孫出游。偶未告胡。引至陳靈前。重責其孫。繼以大哭。篤於師弟之義如此。踰年。胡子登賢書第一。陳子亦同榜舉於鄉。

### 上洋童子

汪棣香 福臣 勸燬淫書徵信錄云。上洋一童子。少孤。三房僅一子。大母以下甚愛之。稍長。束髮受書。卽不爲無益事。一日閒步過書坊。就而問焉。問何等書最快意。適觀書賈曰。快意適觀者。莫如風流詞曲。童子曰。何謂風流書。賈以其童而駭也。卽取濃情豔史示之。童子遂賃觀焉。閱甫半。喟然曰。世間有是書乎。我必燬之矣。翼日復往書坊。大索風流書籍。主人出數十種與之。曰。官人要看。遂漸來賃可也。童子曰。我欲盡買此書。主人曰。我賃此書。利息無窮。安肯讓爾獨買去。童子強聒不已。主

人曰。我今有急用。爾能備三十金來。我便盡售與爾。童子歸。奔告大母。母以爲需用經史。驚釵釧與之。遂買而焚於書館中。家人以告大母。母大駭。而礙於獨子。未之責也。次早。拾字紙灰。得元寶兩隻。持以獻母。母轉悲爲喜。越數日。童子得劇證。羣隣束手。已待罄。忽作神語曰。汝命運平常。未應得第。今汝以髮年杜絕淫書。免世人受無涯孽報。上帝實嘉乃心。賜汝福相。他日功名大顯。無負初心也。語畢。酣寢。及醒。形貌頓改。周身皮似蛇蛻。而病霍然矣。空中音樂嘹唳。鶴聲盈庭。異香數日不散。

此道光丙申二月事。汪棣香又云。乾隆末年。桐鄉一士。好閱淫書。搜羅不下數十百種。有子少聰俊。每伺父出。輒搜篋中。取淫書觀之。從此纏綿思想。琢喪真元。患勞瘵卒。其父悲慟不已。相繼卒。又某邑一書賈。好刻淫書。及春宮畫像。易於銷售。積資至四五千金。不數年被盜。席捲而去。兩目旋盲。所刻諸板。一火盡燼。及死。棺斂無措。妻子離散。此皆編造淫書之報也。

### 西廂記

汪棣香曰。施耐菴成水滸傳。奸盜血之事。描寫如畫。子孫

三世皆啞。至聖歎評而刻之。復評刻西廂記等書。卒陷大辟。並無子孫。蓋水滸傳誨盜。西廂記誨淫。皆邪書之最可恨者。而西廂記以極靈巧之文筆。誘極聰俊之人。又爲淫書之尤者。不可不燬。又曰西廂一書。成於兩人手。當時作者編至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之句。忽然仆地。嚙舌而死。後半部乃另一人續成之。又曰崔鶯鶯生長名家。並無曖昧不明之事。作西廂記者。乃心貪鶯鶯之色。而求之不得。乃編造蜚語。以誣鶯鶯。至今令鶯鶯抱慚地下。此見關帝亂筆。不可不信也。

按乾隆己酉科。會試詩題爲草色遙看近却無。吾鄉有一孝廉。卷已中矣。因詩中有一鞭殘照。裡句。主司指爲引用西廂記語。斥不錄。其實此孝廉並不記得是西廂記語。平日風流自賞。口吻自與暗合。暗合尚受其累。況沉溺於是書者耶。

紅樓夢

紅樓夢一書。誨淫之甚者也。乾隆五十年以後。其書始出。相傳爲演說故相明珠家事。以寶玉隱明珠之名。以甄真寶玉賈假寶玉亂其緒。以開卷之秦氏爲人情之

始以卷終之小青爲點睛之筆。摹寫柔情。婉變萬狀。啓人淫竇。導人邪機。自是而有緒紅樓夢。後紅樓夢。紅樓後夢。紅樓重夢。紅樓復夢。紅樓再夢。紅樓幻夢。紅樓圓夢。諸刻。曼衍支離。不可究詰。評者尙嫌其手筆。遠遜原書。而不知原書實爲厲階。滿洲玉研農先生麟家大人座主也。嘗語家大人曰。紅樓一書。我滿洲無識者流。每以爲奇寶。往往向人夸耀。以爲助我鋪張。甚至串成戲齣。演作彈詞。觀者爲之感歎。歔噓聲淚俱下。謂此曾經我所在場目擊者。其實毫無影響。聊以自欺欺人。不值

我在旁齒冷也。其稍有識者。無不以此書爲誣蔑我滿人。可恥可恨。若果尤而效之。豈但書所云驕奢淫佚。將由惡終者哉。我做徽學政時。曾經出示嚴禁。而力量不能及遠。徒喚奈何。有一庠士。頗擅才筆。私撰紅樓夢節要一書。已付書坊劖劂。經我訪出。會褫其衿。焚其板。一時觀聽。頗爲肅然。惜他處無有仿而行之者。那繹堂先生亦極言紅樓夢一書爲邪說。詖行之尤。無非躡蹠旗人。實堪痛恨。我擬奏請通行禁絕。又恐立言不能得體。是以隱忍未行。則與我有同心矣。此書全部中無一人

是真的惟屬筆之曹雪芹。實有其人。然以老貢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後蕭條。更無人稍為矜恤。則未必非編造淫書之顯報矣。

淫書版

錢塘汪棣香福臣曰。蘇揚兩郡城書店中。皆有金瓶梅版。蘇城版藏楊氏。楊故長者。以鬻書爲業。家藏金瓶梅版。雖銷售甚多。而爲病魔所困。日夕不離湯藥。娶妻多年。尙未育子。其友人戒之曰。君早經完娶。而子嗣甚艱。且每歲所入。徒供病藥之費。意者以君金瓶梅版。印售

各坊。人受其害。而君言其利。天故陰禍之歟。爲今之計。宜速毀其版。或猶可也。蓋也。楊爲驚悟。立取金瓶梅版。劈而焚之。自此家無。累妻卽生男。數年間開設文遠堂書坊。家業驟起。人比頌之。其揚州之版。爲某書賈所藏。某家小康。開設書坊三處。嘗以是版獲利。人屢戒之。終不燬。某年某月。偕其子到蘇。子因他事先歸。某在寓中。忽病將不起。同人送之歸。竟死舟次。飛報其子。其子奔至。見屍面腐壞。蠅蚋紛集。血水涌溢。竟不能殮。但以衣蓋屍而已。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而某以印售淫

書竟至如此結局。較之楊氏之聞言卽燬者。其得失爲何如哉。某旣死。有儒士捐金買版。始就燬於吳中。自是而蘇揚兩城。無此壞種流傳。人心爲之一快矣。

婦人惜字

彭詠莪副憲繼室朱氏。連生五女。八年不孕。副憲固多子。而皆係原配所生。故望子甚切。性仁慈。尤敬重字紙。隨京宦多年。見有以字紙包茶葉等物。輒隨手棄去。甚至爲人措糞者。因出錢計勸收買。遇有汗穢者。必洗淨焚化。行之有年。及四十餘。因病延醫。診脈則云有孕。而天癸已年餘不至。斷無受胎之理。不以爲意。已而腹中轉動。始信是胎。得一子。夫惜字善事也。而得之於巾幘之中。尤爲可嘉。蓋婦人之惜字。則下至於子女奴婢。均知奉以爲法。所得不益多乎。得子雖奇。要歸於惜字之報可耳。

貞女感神

德清王氏女。未嫁而夫死。歸夫家守貞。其姊往省之。女之兄公窺之美。伺其歸而要焉。女求之數口。匿不出。乃爲狀。候縣令過門。攀輿哭訴。兄公聞之。潛反。姊女懼不



直益忿。訴於城隍神。明日令將拘人。而兄公與姊俱暴死矣。按此錢衍石先生記事稿中所錄。乾隆末年事。神之顯應。未有若是之速者。衍石先生特載之。亦足以警世矣。

### 汪李氏

温州汪李氏本貧女。道光四年其夫沒。時年二十四歲。家復赤貧。將以身殉。或語之曰。爾有翁在。年已六十三。爾若死則老人更無所恃矣。氏爲之憬然。遂勉稱末亡人。易釵釧爲翁置妾。逾年得一子。翁旋沒而妾亦去。氏

曰。此時我真不得死矣。卽撫翁之子。而力不能僱乳媪。氏本未生育。忽乳汁長流。子日以長成。一日有虎入其室。氏抱子長號待斃。忽火光一道入室。虎卽貼耳去。今此婦年四十歲。翁之子亦已十六歲。狀貌歧嶷。送入鄰塾讀書。能冠其曹偶。聞不日可赴童子試。或曰其翁以貧故。葬亂塚中。實靈穴也。後必有興者。或曰此事於翁則孝。於夫則節。於翁之子則慈。一婦人而三善備焉。雖入之古列女傳。無愧也。不興何待。時有名流贈之詩者。曰。虎至無能擾。牛眠不待求。孝慈完大節。壺範足千秋。

大筆闡揚已足不朽矣

雙冠誥

婺源董小查編修與其兄柳江編修並爲名儒其季又成進士卽用知縣昆仲皆成進士時其繼母某太宜人尙在堂戚儔來賀太宜人語諸婦輩曰此余觀劇之力也余初孀時年尙少有以家貧子幼游詞熒聽者余拒不答適在戚儔家觀演雙冠誥一劇勃然益決一意撫孤守志致有今日汝等毋謂觀劇無益也此婺源訓導陳雪樓世鎔所述且曰太宜人賢聞一邑此其謙已誨

人之詞不自居於魯寡嬰陶梁寡高行而現身爲中人說法益足徵太宜人盛德宜其賢母子冠冕婺川也

南海貞女

嶺南患大痲瘋雖骨肉不與同居防沾染也南海有巨室子某年甫十五六翩翩似璧人忽患是疾另構山寮居之家人間日省視焉其所聘室係邑中巨姓女父母欲另字人女泣曰未婚而壻搜惡疾女之命可知且從一而終婦人之道也義不能他適與其養老閨幃貽父母憂不如相依於淒風苦雨中少盡爲婦之道以畢餘

生兒之願也。堅請再四，誓之以死。父母不能奪其志。遂卒歸某氏爲婦。未幾，女亦沾染成篤疾。空山之中，形影相弔。聞者傷之。一夕，明月在天，四山清絕，露生松間石上。其夫撫之曰：以卿麗質而狼戾至此，我之罪也。女則毅然作色曰：早知有今日，其何敢對！正在安然相對間，忽見溪中有一物，翻波浴浪，似兔而小。趨視之，竄入松而沒。女拔頭上簪，誌其處，明日發，視之，則千歲茯苓也。知爲仙品，剖而分食之，甘香沁人心脾，不覺宿病頓失。瘡痕全消。其父母聞而往視，不啻對玉人相映於蘆簾叢薄間。喜而迎之歸，重爲合卺成禮。莫不嘆爲貞節之報。此事家大人聞於同年謝澧浦太史。蘭主謝固南海人，蓋目覩其事云。

### 中州某氏

河南李見齋邑侯云：吾鄉有某進士者，曾任某省州牧。祖父皆顯宦，富甲鄉里。其妻某氏性妬而心狠，與妾各生一子，年各十餘歲，皆聰俊，已同入家塾。某氏思及將來家產若兩分之，未免單薄，意欲盡歸其所生子。因密購不生育之藥，製爲餅餌，俟其子放學歸，欲令妾子食

之以斷其生育之路。俾異日以所生之孫承嗣兩祧。則家產可盡歸所生之子。一日召妾子與之食。妾子正手接而未入口。其所生子突至。望見其母以餅餌與弟。乃疾走至前奪而食之。迨其母知覺而已無及。不覺失聲大哭曰。害殺吾兒矣。旁人多不解。所謂有婢偶漏言於人族親。乃無不惡其居心之忍也。後二子各娶媳。妾子連舉兩孫。而某氏所生之子竟不育。乃立繼妾子為嗣。巨萬家貲。卒皆歸妾子焉。

### 鄒顧氏

無錫鄒劍雨媳顧氏。娶三年矣。有姙生子。不數日顧氏病。下體潰爛。日夜號哭。忽自言曰。姑娘恭喜。首產麟兒。今日特來索命。母見懼也。聞者驚詫。強問之。顧曰。余病不起矣。余未出閣時。與嫂本無嫌隙。只因藏過其金鈿一隻。以致嫂咒罵不止。後吾母許其賠還。嫂故必還原物。適因嫂小產服藥。暗將鹽水攪入。血暈而死。今事隔數年。嫂亦乘我產後來索命。且日夜坐我牀中。藥餌皆被其吹噓。豈能愈乎。及將絕。復醒數次。自云已到陰司。訊問。援兩手夾兩足。痛極難忍矣。家人啓視之。手足青

紫如被刑於此乾隆癸丑五月事。錢梅溪聞而筆記之。

忠僕報冤

蕪湖韓某年六十有八矣。吳某家老僕也。勤慎忠誠。一心為主。吳某亦甚任之。後吳某因有事赴京。其繼娶某氏。悅表弟胡某之色。私通之。又恐妾之礙目也。因醉妾以酒。加媚藥焉。使胡某並淫之。韓僕怒甚。嚴禁胡某。不得入門。吳某歸。惑於妻妾之言。反將韓僕肆行呵斥。韓以前情告。吳以爲謗已也。驅之去。韓年老無歸。飢寒交迫。遂投江死。未幾。吳之妻妾並暴病。口稱韓某索命。吳代爲緩頰。亦不允。其表弟胡某在家亦然。吳始恍然悟。而奸夫淫婦。同時並盡矣。

不孝而吝

河南房芝田。爲浙江仁和典史。東吳朱某。時爲布庫大使。同官爲婚。朱子房女。遂締姻焉。道光某年。房以監犯越獄。鐫職鬱鬱以亡。身後蕭然。妻子無以自存。時朱已引疾歸里。居於洞庭山。家饒裕。房之妻以貧困。携二子一女。往投告急。并以力不能營婚嫁。送女於朱。聽其及期。配偶朱某之太翁。憫之。囑朱某取百金以贈。朱某尅

減其大半。以四十金使其子貽之。其子劓房壻也。又尅減二十。止與二十金。房夫人大失望。計資斧且不給。再囑壻謀諸其父。父復以一券付之。曰：此揚州甘泉令某假吾三百金之券。可持往索之。卽以助汝。資斧之外。有餘蓄矣。房妻不得已。取券而行。途中資竭。又以其幼子質於人。乃得至維揚。卽命長子持券赴縣。則縣令並無負朱銀之事。以爲無賴。謊詐。怒加訶斥。呼吏役將繫縛之。駭奔告母。方知其券偽也。念已無生路。卽自經死。其長子痛母。又無計處此。因以刀劘指血書寃狀。寘於懷。

亦自刎。逆旅主人報縣。甘泉令驗屍。見血書。大驚。始悉其受給慘害之故。卽攜血書至署。命吏叙稿備案。將移咨長洲查辦。吏方繕稿。未竟。食頃。不見血書。疑他人取之。而查詢並無見者。羣相驚訝。亦遂置之。逾旬。傳聞洞庭山朱宅一事。卽於吏錄血書之日。某時方飯。霹靂一聲。擲血書於其前。卽捧跪庭中。雷楯釘其兩額。其子趨出。又釘其足。並擊死。蓋瞬息間。神取血書。越數百里而去。報應之速。不終日而千里應之。可畏哉。此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事。

秀水盛生

盛生秀水人。忘其名。性仁厚。生平未嘗忤物。有族兄作令於粵。盛依之。與邑丞某善。一日丞置酒邀飲。進饌。誤汚盛衣。丞怒呼閹人以鐵索繫其項。將杖之。盛從容進曰。失出無心。法爲可貸。且公今日爲某開筵。致彼受責。於心何安。幸請恕之。丞猶不聽。盛反覆排解。丞怒稍息。卒代釋其罪。逾年。盛從族兄移蒞他郡。日暮停驂。視傳舍湫隘。心頗疑慮。無何。有數人洶洶然窺探而去。夜靜。盛獨秉燭不寢。復有推扉入者。見盛熟視。盛方驚問。其

人卽反身出告同伴。但聞應聲諾諾。闐然散去。及天曉。登程。有一人尾盛行。久之。詰其故。曰。君不憶翻羹。挾汚君衣者耶。蓋丞之隸。已去役而爲盜矣。盛詢其何爲。其人曰。此處多盜。慣劫行客。逆旅主人皆其黨也。昨夜將謀劫某。視客中有君也。因叱退此去。尙恐不免。當再送君一程。方可無虞。幸勿告他人知也。及次日。又至。曰。前途無恙。吾去矣。須臾不見。盛以告同人。咸歎盜亦有道。而敬盛之有厚德也。盛又常自收田租。見有窘者。則免之。一日往山東。艤舟遇盜。已破扉入艙矣。盛方寢。聞聲

探首出視盜識為盛。即搖手止眾勿入。曰：不知君在此。是以冒犯。某雖不仁，不敢驚擾長者。相率而去。盛急問曰：子何人斯，而識認我也？其人遙應曰：收租如君，貧農受惠多矣。蓋盜之中有佃盛田者，一舟數客，賴之以安。

商城周氏

河南商城周姓科甲之盛，與固始吳姓相埒。其先有官安徽婺源縣者，縣多溺女，力勸諭之，其風竟戢。旋擢福建某縣，其地城隍像係金鑄，有通洋盜者，約以某月日來毀周閭之，暗令人將紙厚裱，復加以泥繪之，盜至，遍

剝止，有泥土墮落而去。及周告歸後，每家中生產時，皆

夢城隍前來，且庭生瑞芝，故至祖字輩，俱以芝字為號。

嘉慶辛酉，周鑑堂鉞首以進士，由部曹擢官順天府丞。

再傳則芝昉祖蔭，以己巳庶常改農部官，直隸清河道。

芝生祖植，以己卯進士，由部曹官浙江按察使司，芝臺

祖培，以編修現官刑部侍郎，此外羣從尚有鉞，以庶常

改江蘇知縣，祖銜，以庶常改湖北知縣，而更有現官庶

常，及以舉貢官儒學等官者，則指不勝屈云。

桃花好芋



雲南張鏡蓉。大令曰。道光丙戌會試。山東某坐某字七十幾號。天尚未晚時。有冷風吹人。掀某號簾。而云不是。不是者。再彼此相戒。早卧。未逾時。而知貢舉同御史來查號。直至三更而止。則題紙下矣。及天明。號中亦無他異。至巳刻。則卽七十幾號某人。叫數聲。桃花。桃花。你好苦耶。叫畢而死。往視其卷。皆此八字。不知何故。鏡蓉同在號中。此其目覩者。可知冤鬼索命之事。斷不誣也。

損人無益

廣東人林某。官雲南鹽法道。因鹽案。干部議時。戶部司員有得京察者。冀其開缺。可邀簡放。故從重議之。及開缺。則由外升。而議之者。遂沈滯以終。觀察名紹龍。其家大人同榜進士。家大人官京師時。曾微聞其事云。

牛求救

道光癸卯年間。吾省汀州。有署連城尹章鼎軒者。到任甫半載。結積案數十起。鞫訊立判。是非民感之。尤優待士子。德政不勝舉。時有密賄以千金者。拒不受。其人曰。無有知者。公堅却之。其不苟於財。又如此。嘗署宅門聯云。欲要爲官好結果。除非辦事不開花。實閩省一清官。

也是年秋突有一大牛。竟從縣署大門闖入內解。人有阻之者。撞以角。直至章公案所。跪地。眼流淚。作求援狀。章公許之。令起旋命繫之外堂。向之見人。即撞者。轉為馴。伏次日。請牛者至。章公詢知是離城三十餘里某鄉某買。以就屠。臨宰時。牛拚命奔至此。章公將懲其無故殺牛之罪。某不敢索牛而去。遂養之放生寺中。月給芻糧。立案以垂久遠。噫。蠢然一牛也。竟向明有司而投生。誰謂物無知也。後章公卓薦赴京。邑人以化及禽獸扁送之。為官者可以勸矣。

勸戒四錄卷第五

福州梁恭辰撰

星沙賴昌期重刻

折福

歸安王勿庵侍郎。以銜初生時。星命家推算八字中缺水。或語其太夫人曰。必令小兒在漁舟上乳養百日。以補之。乃可長成。因召一漁人婦來。畀之錢米。寄養百日。及乾隆乙卯中狀元歸侍郎。忽念此婦養育之恩。使人跡之。則此婦尚在。年將七十矣。招致齋中。同婦謝之。翌日。此婦遽病。乃送回。即死。咸以為折福所致云。

航工許某

廈門遭暎夷之擾民間早有去志而官府不知也有航工許某者事母孝妻某氏有姿而貞居廈門港時暎鬼已迫岸許家食盡鄰有汪三者悅許妻色乘其饑困以利誘之許某曰能以十金活我母卽鬻妻於彼許母疑未決鄰叟鄭某勸之曰母老城陷時爾子縱能將母爾婦美若不從賊淫必受賊刃今若嫁汪三可挈以遠避是一舉而活三命也於是母心動力主其事汪三卽以米四斛銀八兩爲聘約卽又成婚婦大慟求死旣念先死轉以活姑後一死以全節有何不可謬謂姑曰事姑兩載豈忍驟離須寬兩日不然豈惜一死汪三早聞其性烈從之明日暎鬼上岸汪三登高望之爲砲丸貫喉死又明日暎鬼遂據廈門事定許家竟得瓦全知其事者以一門夫婦孝節故終蒙天佑也

邵孝廉

于蓮亭曰吾鄉宋村集有孝廉邵某年二十鄉試獲雋其父擇日爲建棋杆於門首先一夕夢一古衣冠人謂曰爾門口爲予墓切不可動爾聽吾言當有以報若傷

吾墓必不利於爾子。邵父素倔強且已招親朋不肯中止。以爲家運正旺。鬼何能爲厲。次日客皆集。命工挖土。果是古墓。邵父命去之。其子忽吐血如湧。少刻卽殞。後孝廉厝棺於野。又被暴風毀損。噫古墓未知何人藏魄之所。靈爽若此。然邵父既有此夢。何必汲汲於棋杆。且旣已獲雋。卽不立棋杆。亦孰不知爲孝廉。乃已見古墓。不急爲掩埋。而復傷之。是其居心殘忍。宜有以招陰譴矣。

方太守

于蓮亭又曰。大興方氏昆仲三人。孟司馬。仲布政。司理問。季太守。世代簪纓。孟仲相繼歿。各遺一子。季獨存。官於浙。因家焉。延師教其姪。後因爲其太翁卜葬。堪輿爲擇一穴。夜夢一峩冠博帶者來謁。云子所點穴乃吾墓。可另覓佳城。必有以報。堪輿不信。次日開穴。果係古墓。司事者夢夢。竟將遺骸拋棄荒野。葬後堪輿暴卒。方氏二子俱少年俊才。偶至西湖掃墓。甫登舟。忽遇狂風。舟遽覆。救起俱斃。太守乃名孝廉。晚年潦倒。抑鬱而終。竟無後。

錢文敏公

錢梅溪云。余業師金安安先生。祖靜外孫中銑中鉅。俱家文敏公稼軒司寇之公子。乾隆甲午歲。余年十六。在安安先生家中見之。時中銑已得內閣中書。中鉅亦議叙中書科中書。兩公子俱年方弱冠。狀貌魁梧。聰明絕世。能詩工六法。真善承家學者。不數年後。俱無疾而死。中銑死於舟中。中鉅死於車中。云皆遇鬼祟。活掘其事甚確。而不知其何由。致此。後余到揚州。晤趙甌北先生。談及此事。云文敏公因奉

旨查辦貴州威甯州劉標虧空一案。緣前任廉訪高積曾辦公表姪蔣牧論絞。公挾此私恨。加意苛求。竟斬高以報復之事。隔十年。而兩子俱爲所崇。甚可懼也。先是公出差貴州時。道經衡陽。知回雁峰有老僧名通慧者。善相人。公往訪之。僧云。觀公之相。必登台輔。兩子亦得簪纓。然眉宇間稍露殺氣。公能種德。則相可隨心改也。公其勉之。及返衡陽。復見此僧。僧大驚曰。可惜。餘無一語。公亦默然。公有兩孫。余亦曾見之。一中副舉人。一有疾疾。不言不語。家道亦凌替矣。按錢文敏公以少司

寇丁憂回里時。夢見一大碑上。書哀哀哀三字。心甚惡之。語其弟竹初。明府竹初曰。三口爲品。兄將來當著一品衣耳。未幾卒。詔贈尙書銜。其驗如此。

雅中丞

乾隆間。覺羅雅中丞。巡撫江蘇。循聲素著。諸事綜覈。不漏不支。然亦有過當者。潘芸臬先生嘗語家大人曰。昔程伊川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以忠臣孝子。節婦孤嫠。國家有旌表之例。吾吳歲辦。甚愜人心。惟雅公任內。有不許濫膺之令。遂使陋巷窮孀。向隅飲泣。夫忠孝一事。固臣子所當然而。婦人女子。素未讀書。獨能守志不移。始終一轍。是尤不可泯滅。恭逢

聖人御宇。凡有水旱偏災。不惜數百萬帑金。以嘉惠元元。雅公豈不知之。而獨爲此省區區小費耶。後雅以征庫車城。失機正法。安知不卽此一事之報也。芸臬先生之言如此。可見吳人深不滿此事。其諄諄以語家大人者。亦義兼勸戒云爾。

汪店

揚州城中。百貨殷繁。咸萃於轅門橋。道光丙午。余到邗。

晉書四金卷五  
五  
之前一月。轅門橋忽被火災。大店高樓悉成焦土。而中間一雜貨店。巋然旁無依附。相傳火勢正熾。合街人皆望見。此店瓦上有無數黑旗擁護。火不得入。火熄後。詢知店主人係汪姓。已開張三十餘年。店中叟約六十許人。眷口均先行避出。店貨亦不過稍稍搬移。毫無所損。鄰里老幼咸稱此店別無奇異。但與之聯居多年。從未見此叟作一欺人事。出一欺人語也。嗚呼。是宜獨蒙天佑矣。

### 蔡禮齋

余秋室學士。以出恭看書。折去狀元事。載戴堯垣春水居隨筆。余於前錄中亦詳之。在揚州時。晤錢梅溪先生。亦談及此事。且云。據秋室先生言。陰府有出恭看書一冊。厚至寸許。可見世人不知而犯者甚多。記得雲間有蔡禮齋者。爲侍郎鴻業之孫。總憲馮公光熊之外孫。通才也。最喜在窰桶上看書。鄉試十餘科不中。後以援例作江西縣丞。候補南昌。窮苦殊甚。有長子甚聰慧。未婚而死。禮齋亦旋沒。余嘗勸之不聽。其一生困頓。又安知不如余學士之折福耶。

齏商女

錢梅溪曰揚州有其齏商女甚美嘗游平山堂遇江都令未避時令已醉認此女爲媼又不由分辨遂答之女號泣回家其父兄怒欲白太守是夜夢神語女曰汝平日將舊書冊夾繡線且看小說曲文隨手置牀褥間坐卧其上陰司以汝福厚特假醉吏手以示薄懲否則當促壽也女醒告其父事遂寢後痛自悔改以夫貴受封

隆慶

梅溪又曰嘉慶元年吾鄉秦蓉莊都轉購得族中舊第

曰寶仁堂土中掘得一小碣上有六字曰得隆慶失隆慶不知所謂後考究此宅實建於前明隆慶初年其售與秦家自前歲始行立議實爲乾隆六十年嘉慶元年交割故前爲得隆慶後爲失隆慶也亦奇矣哉然則第宅之遷轉各有定數世之營營謀佔者亦可以已矣

徐北山

梅溪又曰乾隆五十年天津人有徐北山者以齏務起家後漸中落嘗以除夕避債委巷中聽黑暗中有哭聲甚慘以火燭之則一寒士以負債無償欲自經者北山



告之曰。余亦負人無償者。爾何必遽尋短見乎。問其所負若干。曰二百金。探懷中銀適符其數。盡以與之。其人叩謝去。後十餘年。北山之貧如故。而長子瀾。次子淮。中文武兩進士。第三子漢中。嘉慶戊午舉人。其孫文煥。又中道光戊子舉人。今爲津門望族矣。

夏源泰

梅溪又曰。吳中夏源泰者。居齊門西。滙開木行。家道甚殷。其先本成衣匠。開一店。店旁有茅廁。一日在廁中得遺金三百兩。待其人而還之。乃木商夥計也。其人歸喜而告其主。主奇夏之爲人。乃招之家中。令其成衣數年。亦作商夥。遂發財。傳其子若孫。至今猶盛。

膈翁

梅溪又曰。無錫縣東門某姓。居克寶橋。素患膈證。鄰里呼之爲膈翁。一日偶入茶肆。拾得包裹。開視之。皆金珠也。竊自念曰。吾死期將至。安用此爲。因不攜回家。而坐守之。少頃見一老嫗踉蹌而來。且哭且尋。問其故。乃還之。感謝而去。回至家中。忽目眩惡心。吐出硬痰一塊。堅如牛皮。以刀斷之。旋合爲一。咸驚異之。自此膈證頓瘥。

龍門四金 卷五  
後以壽終而家道亦漸起。

石魯瞻

吳江縣有阜隸石魯瞻者。居心甚慈。無事時輒取所用竹板磨之極細。或浸之糞缸中。使竹性盡化。能使受打者不痛不傷。有私託其用重板者。石嗚咽不能聲。曰。吾不忍爲此也。如是者五十年。至今尙在。年九十五矣。四代同堂。兒孫繞膝。陳海霞爲余述之。

長樂兩生

長樂有兩生。同入邑庠。以文藝相切劘。甚相契也。甲富而奢。乙貧而儉。乙積二十年廩餼。修脯之人。僅得百金。托甲生息。歲收子錢。以爲常。未幾甲家漸落。而乙子女既長。欲索回本銀。催討者歲餘。兩家相去數十里。甲惟以冷面游辭解之。並無償意。乙憤憤竟成噎疾。死而甲尙未知也。甲一日晨出堂。見乙衣冠歷階而上。神色淒沮。迎之。忽不見。甲始驚呼。避之書舍。則乙已先入書舍。避之卧房。而乙又已在卧房。屋中侍兒等皆見之。甲駭甚。蒙被而卧。並多令壯夫擁護。而乙計至矣。甲乃勉起。爲位以哭之。且奠。且告。恍忽見乙正席而坐。但覩項以

上亦不尙其飲食甲卽日質產將前款本息盡償之。旬日有乙在其目中遂成悖疾以沒乙年逾六十而甲則未及五十也。

酷淫之報

浙中有某紳寓居吳門頗有貲。御下最殘忍性復好淫。家中婢媼無不被其污狎者。稍有不遂則褫其下衣使露雙股仰天而臥。一箠數十有號呼者。再台如數或以烙鐵燙其胸或以繡針刺其背或以剪刀剪其舌或以木枷枷其頭。其有强悍者則以青石一大塊鑿穿將鐵

鏈鎖其足於石上。又使之掃地一步一擗。半狀萬態令人不忍寓目。鄰里聞之咸爲憤激不平。一日率衆詣其門。主人怒皆縛之。自此人益衆打毀其家具殆盡。大吏知其事下太守窮治之。乃下獄卒以無證僅押解回籍。而其家已破矣。家大人爲蘇藩時目擊其事。適署中有某紳舊僕深知其狀言之甚詳。且云將來尙不知作何報應也。

悞姦之報

吳門王某除夕夢觀天榜已中六十七名。覺而甚喜是

夕金陵寓主夢亦同。及省試諸來寓者皆不納。見王至姓名相符。告以夢厚待之。王益自信必售。及榜發無名。憤禱於城隍廟。夜夢神厲聲叱之曰。汝本經甲。勘已列榜中。奈汝竟姦母姨。故奪汝籍。王某夢中泣辨。某並無姨。安得有姦。神復叱曰。曾宿娼否。王某謂宿娼誠有之。今何云姨也。神曰。查是娼乃汝之表母姨。雖出於不知。然淫爲首惡。復可差悞耶。汝功名本當遠大。今盡削矣。王驚悟悔恨而死。汪棣香曰。吳下青樓甚夥。宿娼挾妓。視爲故常。惟有冥冥之中。並不通融一線。官長宿娼。則削職國法治之。士子宿娼。則除籍。天曹治之。然則爲士大夫者。甯受迂腐之名。莫欠風流之債也。

僧允中

僧允中俗姓張號蘊輝。長洲舊家子。兄芝岡先生。中乾隆辛丑進士。蘊輝嘗從受業讀書。不成。遂出門習錢穀。游幕湖南。有辰州府瀘溪縣黃某者。延司錢席。嘉慶元年。苗匪滋事。地方官競欲立功。凡得苗人不辦。其是非曲直。輒殺之。黃適獲得張。有一案七八人。正欲辨理。適刑席友他出。遂交蘊輝屬稿。蘊輝力勸不從。卒具詳論。

斬後一年苗匪平黃卽死年未三十耳至十九年秋八月蘊輝偶至揚州寓一飯店夜夢有兩人持去至高門大戶若今之督撫衙門見一少年坐於堂皇兩旁吏役肅然如訊獄者蘊輝竊自念豈有人訟我耶何為至此回頭忽見黃黃亦熟視蘊輝若不相識者蘊輝意以為必是虧空案破故累我也頃之呼蘊輝名上坐者曰苗人張有一案汝所辦耶蘊輝始豁然記其事供曰大凡刑錢兩席辨案總聽東家做主如此案當時原勸過東家不從非我罪也上坐者曰汝屬稿詳上官豈能逃避

相持者久之上坐者遂曰一吏曰暫令還陽若能出家行善亦在可赦之列蘊輝不敢再辨但見黃痛哭已上刑具矣前兩人復掖之出忽黑暗不辨道路且雨雪交加滿地泥淖一跌而醒遂於次日收拾行李買舟詣高明寺削髮為僧蘊輝與錢梅溪相善嘗自述其顛末於梅溪求為筆記家大人過揚州游高明寺亦曾見其人

換棉花

乾隆間有錢焜者住居無錫城北門外以數百金開棉莊換布以資生理鄰居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嬌艷絕人

常以布來換棉花。焜常多與之。女子亦微覺。然兩家並無他念也。不二三年。焜本利虧折。遂歇閉。慨然出門。流落京師者十餘載。貧病相連。狀如乞丐。一日行西直門外。忽見車馬儀從甚盛。有一綠幃朱輪大車。中坐一女。珠翠盈頭。焜遙望不敢近。其女見焜。亦注目良久。遂呼僕召至車前。曰：君何至此也？焜已不識。認渾如夢中。唯唯而已。遂命從者牽一馬隨之入城。至一朱門大宅。見其女進內宮門去。蓋某王府副福晉也。頃之召焜進。謂之曰：余卽鄰女某人。向與君換棉花。感君厚德。故召君。因認爲中表兄妹。出入王府三四年。焜得數千金。上館充膳錄官。以議敘得縣尉。旋陞內黃縣。擢直隸河間府同知。署太守印篆。此紀文達公所述厚德之報。家大人謹記之。

### 東平王馬夫

江陰諸生有陳春臺者。家甚貧。以蒙館自給。一日出門。忽遇旋風一陣。覺心骨俱冷。歸而病作。叩之巫者。言有東平王爲祟。家中人競請祈禱。春臺素不信此事。亦無力爲之也。有鄰媪代爲張羅。借得五千錢。一禱而愈。後

春臺知其事大怒乃具一詞控諸東獄謂東平王是正神何得向人索祭擾累寒土耶忽一夕夢東獄神拘審春臺到案下聞堂上傳呼曰東平至矣回顧有著黑袍者參謁案前神問曰今有人告狀爾知之乎東平曰不知又召本境城隍神查訪城隍神上曰卑縣已查明是東平公馬夫狡獪東平實不知今馬夫亦帶在此東獄神遂命斬之春臺跪案見馬夫已縋出遂訴曰馬夫雖蒙正法生員所費之五千金是挪借來的尙求追還以便清還借款東獄神作遲疑狀忽語曰汝於兩月後到靖江取之可也遂醒滿身大汗隔一兩月有至交以事函致春臺渡江去偶在路旁檢得小紙一張乃錢票適五千金因向錢鋪取之而歸按此事雖小然亦見冥律之嚴未嘗有一毫枉抑也

討債鬼

常州某學究者以課蒙館爲生有子纔三歲其妻忽死乃攜其子於館舍中哺之至四五歲卽教以識字讀書年十五六四書五經俱熟亦可以爲蒙師矣每年父子館穀合四五十金稍有蓄積乃爲子聯姻正欲行聘忽

大病垂死。大呼其父之名。父駭然曰。我在此。汝欲何爲。病者曰。爾前生與我合夥。負我二百餘金。某事除若干。某事除若干。今尙應我五千三百文。急急還我。我卽去矣。言訖而絕。此真世俗所謂討債鬼也。大凡夭折之子。無不是因討債而來。特如此之分明說出者。十不一二。而爲人父母者。反爲悲傷。是亦大可嗤矣。

寫婚書

乾隆末。吳門有韓生。某能文章。其嫡母有所愛僕婦。新寡。與他僕通。欲嫁之。嫡母主其事。而無人爲作婚書。命

生代作。生以恐傷陰隲辭。母固強之。不得已。爲創一稿。令他人代書。時值秋闈。生有婦歸甯母家。未幾。婦之父夢神告之曰。汝婿今科本當鄉薦。以爲人寫婚書。除名矣。醒以問女。女曰。無之。後歸家。與姑言之。姑始告以前事。婦曰。休矣。是科果貼出。不得終場。後數應試。竟不第。知此事冥罰亦至重也。

劉天佑

劉秀才名天佑。字約齋。長洲人。累舉鄉試不售。其所居在察院巷。城守署之西。署南有高墩。明季兵燹後。瘞骨



纍纍乾隆間城守某將盡徙其遺骨而築照牆。天佑聞其議爲之惻然而窘於力。因告貸於親友得數金。就其骸之藏於瓶者。倩人善埋之。計埋一百一十具而金盡矣。天佑雖憐之而無如何也。是年秋應省試。仍薦而不售。益鬱鬱不樂。臘月二十四日之夕。天佑因祀竈神。遂具疏白道其平生。雖無大陰德。然掩骼一事。當亦可挽回造化。何神聽之不聰也。辭色頗不平。越夕夢至城隍廟中。神陞座呼天佑謂之曰。汝讀書人。豈不知功名富貴遲速自有一定。何得自矜埋骨一事。妄瀆神聽。若再不悛。當禡汝衿矣。冥中念汝究有善根。苟能行善不怠。何患不登科第耶。天佑唯唯而覺。自此不敢稍有怨尤。越三年中鄉榜一百餘名。後官中書舍人。

倪瞎子

揚州有倪瞎子者。孑然一身。寓舊城府城隍廟。每日爲人起課。得數十文。以此度日。每遇風雨無人來。則枵腹過夜。一日有商家小夥發財。偶攜妻妾入廟燒香。輿從甚盛。倪見之心動。竊於神前默祝曰。彼爲下賤而榮耀如此。我本故家。乃饑寒如此。何天之無眼神之不靈也。

是夕忽夢城隍神拘審。神曰：爾何以告狀？彼命應享福，爾命應受苦，俱有定數，敢怨天尤人乎？殊屬冒昧。著發儀徵縣杖責二十。倪一驚而醒。其明年冬，倪有妹嫁儀徵，病死，往送之。至三更時，忽腹痛不可忍，遂開門欲出，恭適遇巡夜官問之，不答，遂褫其衣，責二十板。其甥聞而出，辨已杖畢矣。神之不可瀆如是。

揚州趙女

揚州趙氏女，素以孝稱。父患哮喘，女年甫十四，朝夕侍奉，衣不解帶。因是得寒疾，恒秘不令父母知。道光辛卯

歲年十八，病益篤。四月十一日方午，倚枕危坐，忽曰：孰與我言？汝尚在此者。家人愕然詢之，則已昏矣。喉間呼吸作痰聲，逾時而甦，自言前世由科甲爲貴州某縣令，邑有節婦宋王氏，里豪思漁其色，啖令以金，誣讎之。節婦遂以身殉。談次，女忽厲聲曰：來矣！卽瞑目，作愁苦狀。醒而復述者數四。十三晚，女忽狂叫騰擲，壯婦數人不能制。是夜列炬如豆，女作呵殿聲，呼痛聲，乞憐聲。少時又作擲掄狀，痛楚狀，情景不一。而於公庭決獄胥役擡攘之事，無不逼肖。次晨兩頰赤腫，唇肉盡腐。女昆季有

不信因果者。詰以何再世而後報。曰。先世根基甚厚。次得男身。今始爲女也。家人爲代乞節婦貸其命。當永奉香火。曰。爾等親見。自然代求。歷久保無廢弛。予已歷訴冥司。奉牒尋至此。今不能汝宥也。言既。舌引如蛇。家人力護得無恙。自後齋醮。女悉知之。就床作頂禮狀。既而曰。此等人。寃終難懺悔。俟六月四日。人齊結案矣。歷五月。其父母仍以藥食調治。遇珍貴物。輒委於地。曰。汝罪人安得食此。偶談禍福事。皆驗。並囑其昆季曰。我今世本無惡。以前生一誤。歷劫至此。惟兄等善事父母。勉爲端人可也。至期奄奄而歿。

武林胡女

武林胡氏女。名淑娟。爲總憲文恪公曾孫女。叙庭觀察女孫。循咳離尸之第五女也。離尹任揚州之東臺場。道光十二年丁觀察憂。歸治喪。憂勞成疾。女聞父病劇。願從母返里。未得。遂密疏於城隍神。並城南觀音樓。祈以身代。臨登輿。囑家人曰。我去後。請從節省。眾莫解。但唯唯而已。旋歸入門。面色如紙。直奔寢室。眾謂中暑。進痧粒。女第仰視。須臾血透重襟。揭衣視之。胸際割然而佩。

刀猶在手也。急敷瘡藥，僵卧四晝夜，忽甦，泣曰：父豈真無濟耶？昨有白衣人以楊枝洒余胸，曰：從爾請，爾母已三日抵杭，得見爾父，命在不可強也。次夕，夢父衣冠來，曰：爾母及兄弟各無恙，爾且安焉。女牽衣哭，失聲，曰：父真無濟矣。越六日，凶耗至，而女瘡自合。初，女許字於錢塘名諸生朱鼎華為室，朱母聞而哀之，乞完娶。女曰：吾不能如兄弟奉湯藥，視含斂，獨三年之喪，不能居耶？越半載，姑病劇，女始從母命歸。朱衣不解帶，剗股投劑，病卒不起。夫婦異室，服闋乃成禮焉。逾年生女一，壬寅歲。

朱生游刊上，遭暎夷亂，不得歸，傳言揚城已陷，女不能自安，遂得疾。臨危，執婢于手，曰：教爾平日讀列女傳及孝經諸書，吾有替人矣。垂玉箸尺餘而瞑。

虎口巧報

荆溪有二人，髫年相善，壯而一貧一富。貧者僅解書數，而其妻美艷，富者乃設謀，謂有富家需管理錢穀，人可往投之。貧者感謝，富者具舟，並載其妻同行。將抵山，謂貧者曰：爾汝妻守舟，吾與汝可先往詢之。貧者首肯，遂借上山。富者宛轉引入溪林極僻處，暗出腰鉞，砍之，佯

哭下山。謂其妻曰：汝夫死於虎矣。婦大哭。富者曰：試同往覓之。借婦上山。又宛轉至溪林極僻處。擁抱求淫。婦正惶哭間。忽有虎從叢薄中出。銜富者去。婦驚走。遙望山後一人哭來。駭以爲鬼。至則其夫抱腰而來。雖負重傷。尚不至死也。乃相持大哭。各道其故。轉悲爲喜矣。

### 大娘娘

錢梅溪曰：余姪媳楊氏。于歸後。生一子一女。忽發狂。登牆上屋。如履平地。一夕作吳興口音云：大娘娘。我尋汝三十年。乃在此地耶。婢媼駭之。因問尊神從何處來。有冤孽否。答曰：我本某家妾。主人死時。我方懷孕。而大娘娘必欲以內姪爲後。及分娩是男也。大娘娘不意於三朝洗浴時。竟將繡針插入小兒臍中。卽啼哭死。我因兒死。亦自經。方知其故。已告之城隍神。不日來捉汝矣。言訖。乃大笑。不數日而楊氏之狂益甚。伏地呼號。若被刑者然。未幾遂死。余家尊長。如此案情。亟應早與了結。乃遲至三十餘年。可見冥司公事。亦廢弛也。余曰：案雖遲久。而不至漏網。鬼神之公道。自勝人間。

### 戒賭氣

少年性情浮動。賭力賭食。稍不自慎。往往自戕其身。不可不戒也。嘗問吳門有糖團一物。糖和糯米。衣以芝麻。以油炸之。但滯脈膩脾。不能多食。有某甲體極壯實。自謂善食糖團。某乙見其氣盛。言大。因激之曰。汝能啖至百團。當於虎邱備燈船相邀。某甲諾之。任意大嚼。食過五十餘團。毫無難色。旁觀者或為詫異。或為擔憂。某甲意氣自雄。及食至八十餘團。已覺勉强。漸有不能下咽之勢。某甲因必欲踐言。竟將百團食盡。當時止覺胸腹膨脹。遍身為之不適。繼則愈脹愈大。堅如木石。而苦不

勝言矣。同人見症危亟。亟召其家人至。彼時有名醫薛一

瓢者。字雪白。與葉天士齊名。葉以天分勝而薛以學力勝。薛之廳事者。掃葉堂。葉

之廳事者。掃雪堂。二人兩不相下。而實莫能軒輊之。因

共扶掖至薛處。告以顛末。薛診視逾時。曰。是不可治也。六脉均伏。腹中凝結。已如銅墻鐵壁。攻之不力。則不效。攻之太猛。正氣必立脫而亡。即速回家料理後事可耳。眾謂束手待斃。曷姑再求之。葉天士曰。吾所不治之症。藥亦不能治也。但姑往叩之。眾復扶至葉處。葉言悉如薛。亦辭以不治。眾嗒然即退。將出門。葉復招之曰。汝

曾叩之薛某否。衆將薛言備述之。藥曰吾固曰不可治也。然則尙欲何往乎。衆曰薛言不治。君言亦如是。是真不治矣。送其家待死而已。葉沈思良久曰死馬當活馬醫可乎。衆許之。藥遂進內煎藥。不移時出一盃白如米泔而黏。曰先服此。當有繼進之藥。服畢踰時。又出一巨盃。則色甚黑而濃厚。葉令盡服之。少頃腹微動。旋大解。繼以瀉。愈瀉而腹愈鬆。比瀉止腹軟。惟覺人疲。餘無所苦矣。蓋某甲之症。惟有攻之一法。但急攻則人不克當。緩攻則人不及待。薛與葉皆知之。葉惟欲與薛爭名。必

待薛辭以不治之後。始敢放手治之。治之效則名愈歸己。治之不效。亦可告無罪於人。葉固因醫致富者。其白色藥則以真參四兩煎成。防其驟脫。其黑色藥則用劬許硝黃等味濃煎。以成衝墻倒壁之功。噫亦神矣。向使薛辭以不治。而不再叩藥。則其人死叩藥而葉不問及薛。則其人亦死。不治之症。葉竟肯治之。但一時乏四兩真參藥。必無效。則其人仍死。噫亦險矣。然則人何苦輕與人賂食。而不惜自戕其身哉。又聞服鹽瀉者。令人腸斷而死。但飲猪油卽解。吾鄉有一人知此訣。嘗與外

蘇州四金卷五  
賭服鹽滷因而取勝者多矣一日其人晨出門囑妻煎  
猪油以待甚又將與人賭食鹽滷也傍晚其人忽歸急  
索猪油則其妻適將猪脂煎成方出鑊也難以入口大  
呼腹痛狂跳不止逾刻而死是與前之賭糖團均可爲  
爛戒者也

### 馬禹平

馬禹平浙東賈人也挾貲周行蘇揚漢口佛山間數年  
閒雖無所虧折而所得亦無幾見同邑張賈生意日盛  
踵門請曰賤意欲與君合本共作以學江湖經濟何如  
張曰吾雅不慣與人合作難如尊命馬曰吾欲借鄰壁  
之光以照陋室合作不可附驥而行若何張許之遂約  
日同詣佛山因物少出色價亦過昂張曰捲裝空回則  
損往來行費惟有洋錫一頂途中不怕風雨且可稍沾  
蠅頭之利以抵川資於是各置洋錫千五百塊買舟分  
裝開則同開泊則同泊誰知過十八灘馬舟擊破藉張  
之舟人力拯其命搶獲行裝而洋錫已盡沈於水矣張  
曰他物失水多半無成錫無礙也倩人沒水撈之卽得  
矣吾候子同行焉馬曰吾此驚不小得失已盡付之於



命子爲我。就延心實不安。且未知何日可以蕝事。請先行。遂自登岸。賃地鳩工。編蓬結廩。而固請張行。張不得已。揚帆去。馬與灘上人約曰。能取灘底錫一條者。酬金五錢。衆皆躍水沈取。而獻三日所沈之錫。已如其數。而灘上人猶紛紛入水撈取。馬仍納之。十日乃盡。檢其數。多踰四倍。裝運至江南售之。盈資五六萬。先是張早歸。里告之馬家。舉室驚惶。越日馬亦欣然抵家。細陳苦中之甘。令勿聲聞於外。遂詣張告慰。自後馬無往不利。富竟十倍於張。蓋十年前有巨商過十八灘。擊破巨舟。客及舟人無一生者。所沈洋錫不少。鄉人不知。值馬亦破舟。故儘撈儘獻耳。夫馬遭沈舟之劫。心已灰矣。孰知劫之來。卽運之至。孰使之沈。新錫於舊錫之上。且不沈。張舟而獨沈馬舟。可知富貴利達之事。有數存焉。彼癡心妄想者。亦可憬然有悟矣。

北東園筆錄四編卷第六

福州梁恭辰撰

高郵蘇某

高郵蘇某夫婦年皆四十。祇有一子。愛同拱璧。一日小婢抱出外廳。因雨滑足。將兒跌於階下。頭破而亡。蘇某見之。卽囑婢速逃。回母家。自抱其子。入謂係已失手跌斃。蓋知其妻之性急而暴也。迨其妻急尋婢。而婢已不見矣。未幾蘇某復舉一子。按此事載因果錄中。昔年家大人官京師時。亦曾微聞之。朱文定公十彥蓋公本

于如何以理度之其必昌厥後無疑也吾鄉前明馬恭敏公森亦有是事係除夕婢抱兒在門首遊戲兒誤捨投鄰家爆竹盆中死恭敏之父亦令其速逃遠方而向妻姪轉寢其事兒身故有疤痕後一年復生子疤痕宛然知爲故兒投胎再來卽恭敏也恭敏以戶部尚書致仕家居嘗以數言定民變屢紓鄉里之難事詳徐興公榕陰新檢中然則今之蘇氏子縱不能如馬恭敏而其父之厚德則與恭敏之封翁正同將來亦必有旂表鬼於時吾將洗耳待之矣

霍節婦

徽州霍姓亦巨族家有節婦賢而懦往往爲鄰族所欺凌從弗較也城中有胡某者酷好堪輿之術技亦不精饒於貴偶見一田地以爲中有大穴詢之則霍節婦之產也買之不可遂僞立賣契捏造中證投牒公庭焉霍節婦懼願以此田歸胡而以去無葬地爲辭胡欣然以瘠田數畝易之而不知其所謂大穴者無穴也其所謂瘠田者則真靈穴也霍節婦不得已遂卜葬其夫於瘠

田中而三十年內。子姓科甲連登矣。胡某自卜葬大穴。後家漸零落。費盡心機。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豈但掖不精之咎哉。

賈某

山西賈某。少孤幼。卽訂婚於王某家。王見其貧。迎之歸。乃長合。而妻旋亡。王某優待之如故。王有少妾。美於色。誘之逃。並竊其資。奔馬逃。至河南。居然成家。且生一子二女。後其岳家蹤跡得之。勸其歸。弗顧也。道光辛丑。祥符之決口。全家遂葬魚腹矣。

擺攤盤

揚州賭風最盛。近日有搖攤之戲。官與商每合而爲一。以貲財角勝負。意氣自雄。而南北委員之往來是邦者。亦鮮不沈溺其中。樂而忘反。甚至有誘賭之局。外張筵席。中蓋裙釵。名曰擺攤盤。尤爲人心風俗之害。則此數年來。此風益熾。竹西歌吹之外。局面又一新矣。近有商夥某甲者。家設攤盤。誘人子弟。破人家資者。亦不可數計。其子爲秀士。正應秋闈。一夜忽有喜報到門。人多不信。翌日取題名錄觀之。居然某甲之子也。家皆謂似此

人家而有此善報。天道殆茫昧不可知。余亦聞而疑之。  
一日晤羅名香告余曰。某甲家之喜事。人皆詫之。而某  
甲之近事。則人所不知也。某甲於攤盤中。每年必購一  
二少婦。居中作餌。去年購一中年婦人。入局初到時。卽  
覺其神色不怡。細詰之。乃知係一宦家婦。其夫曾官邦  
上。死後家無丁口。不能自存。故隱忍到此。然自入局後。  
經今數閱月。頗能自持。並無所染也。某甲忽動矜憐之  
心。立送之入清節堂。卽卹並極力爲之道地。俾得其所。  
此婦亦甚情願。較之在攤局中。竟判若仙凡矣。余曰。善  
哉。此事功德甚大。有此一大善。則衆不善。自然可以消  
抵。其獲善報也宜哉。

### 嵩明州牧

雲南嵩明州某甲者。時於鄉間好行小惠。鄰里多悅服  
之。惟遇公門中人。無不視若仇讐。每極力把持。用撓難  
頗於地方有益。而結怨已深。故平生蹤跡。不輕入城。偶  
值嫁女之年。入城購買雜物等件。猝遇胥役。卽被押入  
衙署。回明本官。搜求舊案。當將某甲杖責。並加枷號。發  
往該鄉地示衆。兼有兩役押解而行。適遇一深水渡頭。

某甲無地自容遂帶枷赴水死時州牧趙某安坐堂皇聞之亦不甚介意半年後當書假寐恍惚見戴枷人昂然直入俄頃之際內有小婢來報二夫人已育麟兒趙某本未舉子合署皆爲稱慶獨趙某深抱隱憂於是自撰疏文爲設醮壇以禳之幾及年餘忽夢寐見前之戴枷人曰我在鄉里素有好人之稱並無欺壓平民之事不過替人調解何至必不相容卽欲懲我亦何必將我的命戕弄不至死之人焉肯與汝干休今到汝家以來每見汝時時懊悔可見汝真非要害我命者寃可解而不可結我去不與汝結讐矣言訖悠然而逝夢驟驚醒但聽內傳新生公子忽發暴疾勢不能留合署忙亂旋報公子逝矣中外皆來勸慰而趙某暗中如釋重負後亦寂然

章邱孝子

章邱陳孝子以磨鏡爲生天性誠篤年四十有二矣家貧尙未授室只一老母年六十有六孝子以磨鏡資爲日与之奉先意承志其母忘其爲貧且老也一日母犯

股疽徹夜呻吟。孝子號泣籲天。願以身代。終夜扶侍。衣不解帶者年餘矣。醫者以此症無藥可治。惟吮之則其痛可稍減。孝子卽每日口吮數次。不以爲穢。因母病廢業。貧無以爲生。除甘旨供母外。日食糠糶數合。後其母身登上壽。家亦小康。孫且登鄉薦矣。

### 浦城癡翁

浦城周某。素性長厚。人或謂爲癡翁。夏日與客對弈。忽一貧士咆哮奔來。曰。止欠汝息錢二千。何必便令管家逼我。某尙囁嚅。其人卽大肆罵詈。毀壞棋局。某溫諭之。

曰。汝欲告免乎。卽濡筆付免票。其人急謝去。坐中客皆歎某之盛德。某曰。此人貌兇而言狠。恐激成意外之變。故寬免之。及日晡。忽報是人死於廁。時客尙在坐。其詰其故。乃知其人因債逼無措。服毒而來。意欲圖詐。因感周翁之意。急歸覓藥清解之。而藥性暴發。已不及解矣。某乃對天謝客。亦大加敬服。或曰。此翁非真能憐貧而忍辱者。特能以智免禍耳。癡者固如是乎。

### 雷姓不孝

太湖于某年。十有二歲。以種田爲業。家僅二子。長子

卷之四 金 八  
年二十有八。次子年二十有四。貧甚。皆未授室。于某適病痢甚篤。長子孝甚。日侍湯藥。不稍離。次子性游蕩。漠不關心。延醫立方。囑須煎好。後承露一宿。次晨飲之。立效。長子日侍父側。並無刻暇。因將藥煎成。露於院中。囑弟守視。弟與鄰婦有私。是日鄰婦之夫外出。潛就宿焉。不料藥爲蛇虺遺毒。次早其父服藥。卽中毒死。其父之死。雖非子殺。然當父病危篤之時。尙作爲淫恣之事。以致藥有蟲毒。父以毒亡。則不孝孰大。於是哉。後父喪尙未出殯。而次子已爲雷殛死矣。

### 臺灣唐某

臺灣唐某家富饒。本以販糖獲利。羣稱爲糖叟。中年死於瘵。妻尙少艾而無子。有族姪某常往來其家。年少美丰姿。覬覦糖叟之產。百計挑其妻。遂通焉。並慫恿其妻告於族人。立已爲嗣。已據其室。居之不疑矣。族人有私議之者。亦有囑胥役齟齬之者。某皆以重賄消彌之。值陳辦之亂。全家遭戮。其姪某獨橫屍路衢云。

### 馬瘍科

高州馬瘍科。術甚精。遇有患者。先用藥潰成大孔。再與



議償自不滿其慾者遂置之不治。以此殞命者不一其人。矣。馬家積資幾及萬金。忽患人面瘡。自不能療。展轉以死。其妻無子。僅一女。妻醜而淫。以多金博諸惡少。歡門庭如市。淫瘡徧體。矣。其女年十七。醜如其母。亦同倚門焉。夫母女俱醜。何以其門庭如市。若非多金之故。亦何至如此宣淫哉。自是而城中之業瘍科者。咸爲短氣云。

頑師顯報

建安周某以耕牧起家。晚生一子。延鄰生徐某訓之。子

八歲卽入塾。隆禮厚饋。有大戶世家所不及者。賓主師弟相得甚歡。八年而周某病沒。子已十六歲矣。徐卽誘之爲不善。又從中因以爲利焉。周母知之。銜恨氣憤而亡。徐遂主其家政。而子曰漸淫蕩。不五年。已耗其產之半。一日徐在家午睡。忽見周某持鎗入。直刺其心胸。頃刻死矣。時家中見者二十人。家止一子。夜半亦死。婢妾星散。周某子目擊其事。始大覺悟。修復父業焉。

銀作崇

湖州江某以翰林改官。任直隸青縣。時值年荒。辦賑從

中節省得數萬金。恐上官督過之，乃告病歸。初至家，即見一巨鬼，長數丈，青面高鼻，紅眼着白衣，手持鐵鎗，若欲殺之者。江大懼，急呼家人，忽不見。既而有謠傳，直隸賑案發，將有抄家之事。江愈恐，遂將所有盡埋之。人無知者，未幾忽中風疾，不能言語，兩手足皆拘攣，終日臥榻上，如醉如癡。自此室中鬼日益多，厥狀猙獰，開無虛日。江既死，家中亦顛倒，祇剩一孫。由是遷居，屋售他姓，而所埋之銀，不知歸於何氏之手矣。

逆子

吳門沈某，居葑溪，家本小康。其叔擁厚貲而無子，死遂立某為嗣。某素無賴，不善事嗣母。又曰浪游，全不顧家。及嗣母卒，草草殯殮，停棺不葬者至十餘年。並歲時祭祀亦忘之。一夕鬼嘯，某秉燭出，忽見其叔祖母以挺擊之大呼，逃避復追之，立時死。家貲蕩然矣。又常熟諸生有鄭宗臣者，生一子，年纔十五六，習為不善。宗臣惡之子亦苦災之拘束也，乃取墨匣改為小棺，捏泥像置其中，題曰清故邑庠生鄭宗臣之柩，埋於庭前。其僕見而諫之，不聽。埋甫畢，兩足忽騰，踴痛哭不已。一彈指間，氣

遂絕此二事皆家大人在蘇州時所聞諸蔣伯生邑候  
因培者天之誅逆子未有若是之速者也

湖北夏某

湖北夏某於道光十一年遭水荒父母雙亡時其年已  
十歲餓倒路旁有王某者慈心好善見而憐之攜歸給  
以衣食並令與子弟同入塾讀書夏天分頗高已能成  
文矣一日王其全家出外看燈夏亦尾其後見王其之  
妾少艾挑與語私通之屬其妾盜主人之金百兩攜與  
潛逃泊舟漢江適風激纜斷舟覆沈江並死主人遣人  
追其妾尚遙望見之而不能救也

地師

徽州程某精堪輿之術名聞四遠吾鄉林某延之相地  
林某惡人也姦盜邪淫無惡不作程某爲卜一穴真穴  
也程某於定穴後夢郡城隍召之入廟令其毋點此穴  
醒而惡之既復以爲夢幻難憑復貪林某重利仍爲點  
穴未幾而陰雨晦冥二日夜震雷一擊而穴破矣程某  
遂潛逃未到家而死林姓亦寢衰僉謂陰地不如心地  
好相地者每舉以爲戒云 按此吾鄉近事嘖嘖人口

者初亦不知何家觀因果錄始知為林姓亦未詳其何郡縣也

湖南熊某

湖南堪輿熊某技甚多而心甚貪為人營兆葬於水泉沙礫者不知凡幾矣有方節婦者守節已十年倩熊某為其夫擇地熊以為可欺與地主勾合甘其詞以誘之重其價以要之節婦不得已典住宅以酬值焉而不知其地實絕滅凶宅也葬有日矣夜夢神告之故戒勿葬且謂熊忍心害理罪不可逭節婦猶未以為然比明遣

人視熊某則已於半夜死矣

破人婚姻

乾隆丁酉科龔懷青太史大萬姚佃芝主事梁同典廣西鄉試首題為斯民也二句某房考得一卷欲薦之忽夢人曰此人三破人婚姻不可薦某以夢不足憑遂薦之主司亦頗賞其文某夜復夢曰此卷係抄龔陳勾山舊文陳勾山稿中現有其文薦而不售衣巾尚在薦而或售據新例必除名汝雖無大處分何苦害人耶某以兩夢告主司謂我輩識得陳勾山文字足徵眼力之佳

若置之前列。恐遭磨勘。附之榜末。或無妨也。主司竟中之。及到部。磨勘官亦夢如前。遂以抄襲除名。蓋不中則無由除名。中而不知夢。亦不至除名。陰司之報施。至於再夢三夢而不已。亦可謂不遺餘力哉。

錢梅溪述孽報六事

錢梅溪喜言孽報。皆近事也。嘗云常熟黃草塘。有須姓以屠牛爲業。每殺一牛。必割其舌食之。以爲美味。一日將屠刀安置門之上方。忽聞三鼠相爭。仰而看之。刀適落其口中。斷舌死。又云魚行橋有一獵戶。打鳥無筭。

後患病醫藥無效。輾轉床褥。忽夢神告之曰。汝要病愈。須將稻草紮一人。用汝平日所着衣冠披之。中藏生年月日。掛在樹上。將鳥鎗打之。病便可愈也。及醒後。以夢告其子。命如法行之。詎鳥鎗一發。人噉而絕。又云余近鄰有薛慶者。以屠羊爲業。家頗饒。年四十餘。忽得病。病愈後。面成羊狀。嘗以三百金往安徽宗陽糴米。死於江中。不得其尸。以空棺歸葬。一兩月後。有人見薛背一包袱。一傘從後巷。周打鼓橋。自行自哭。蓋鬼復還家云。又云楓浮鎮有沈二者。好食狗肉。生平殺狗無筭。乾

香界因金卷之二  
三  
隆丙子歲沈抱病甚篤昏迷中見羣犬繞床爭齧其體  
號呼求救臨死時自投床下兩手據地作犬吠數聲而  
絕。又云婁東有無賴楊姓者以攘雞爲食其術甚秘  
人莫知也其後楊背上忽生鷄毛一莖乞人拔之痛不  
可忍因自言此係偷鷄之報也。又云湖州南潯鎮有  
小戶人家婦顧氏者貌頗美適有縣役某催科至其家  
伺其夫遠出突入內室舉手摸其頸顧大驚旋入房泣  
語其小姑曰此頸忽爲男子手所加豈可洗乎遂縊死  
其小姑亦不知縣役爲何人旁無覺者越兩月某役偶

乘舟過南潯忽見顧氏上其舟役忽告舟人曰吾前者  
不過以手摸其頸何遽死乎遂投水適遇來船繞纏其  
頸不能解立時流血死舟人揚其語聞於小姑其事始  
白而報應亦奇矣。又云長州有徐某者富而慳親友  
借貸每拒弗見也其子年弱冠頗思營盡往往延接或  
私自周給之其父大怒以爲不肖俟其見客時持杖撻  
之欲以絕其往來未幾其子病醫藥難施或云獺肝可  
療也乃重值購一小獺取其肝未及服而獺鬼來索命  
云殺吾子以療爾子豈天理所能容乎奪其藥去徐某

百計禳禱卒無效其子竟顛癇以死而家道落矣。

常熟某甲

常熟張塘橋有某甲種田爲業家道小康鄰家有傭者娶妻甚美某甲見之竊自念云若得此婦爲妾死無恨矣遂召傭者置之家俟其飽食後令其負重如是者年餘遂得疾死旋納其妻以爲得所願矣越一二年當八九月間新雨乍晴稻禾初熟某適在田畔游行見叢莽中傭棺欲朽忽生善念以爲此人因我而死今年冬底必將此棺入土以慰其幽魂也忽聞棺中有聲突出一

蛇嚙其足某甲大驚負痛疾行蛇尙在足蟠數圍剔之不去而某已憊矣因自吐其前謀於衆一村老幼咸來聚觀某甲死而復甦者數次忽謂其妾曰我腹瘰不可忍急取刀破吾腹看其中果何物也遂抱持其妾而死須臾妾亦死。

不養貓

吾閩鄉諺有三代不養貓全家無病噪之語聞福清有葉叟者臺山相國之後人也素憫鼠不畜貓年四十餘忽於春日患噎證至冬益劇清粥不能下咽自分必死

長夜不寐。燃燈枯坐。適几上有炒米半瓶。羣鼠欲竊。食而不能入口。俄有一鼠啣一箸植瓶中。以口咬箸。又一鼠啣其尾而曳之。瓶遂倒。羣鼠爭就食。嘯呼爲樂。葉叟觀之。不覺大笑。咯出一赤物。如新生小孩之拳。頓覺胸膈清爽。遂能喫粥。旬日全愈。又四十餘年而考終。按此事亦甚小。然不可謂非適逢其報也。

狐報恩

江陰高柏林者。少無賴。貌韶秀。仕廣福寺。一日見衆僧縛一狐。將就刃矣。高再三勸止之。方釋縛。狐已逸去。

矣。後於佛前求問終身。得吉籤。心竊喜。私計他日得志。當新是寺。及晨。有某邑宰召高爲長隨。頗寵任之。呼曰小高。宰治故衝繁。差使絡繹。一日有欽差過。召小高。付以千金。令辦供應。小高至驛中。前站已到。倉皇迎接。忽失金。憤極欲投水死。旋有一老人救之。曰。汝命應發大財。此非汝死所也。時供應鋪設。一無所備。欽差故廉儉。一見反大悅。以爲好官。召其僕論話。見其伶俐。卽令跟隨。嗣後聲光益大。凡關差鹽政。皆任爲紀綱。十年。擁貲數十萬金。自郡守以下。多與通蘭譜者。居然出



入衙門延爲上客。後果重建廣福寺。地方官仰體小高意亦爲之科。派民間百姓譁然。有好事者撰碑記一篇。假郵封直達撫軍前。撫軍察其事。據實奏聞。遂成欽案。先是小高感老人恩得不死。乃塑像於家。每晨必禮拜。至是案發。乃泣跪像前求救。其父家中忽聞呼喚聲。明晨視塑像汗出。如是三夜。忽聞事得輕辦矣。或曰。卽此老人往託某公爲緩頰。小高實不知。後知老人乃狐也。

### 狐報仇

嘉慶乙丑間。陝西甘棠縣有高中秋者。素無賴而美鬚。身長八尺。嘗入山打獵。有狐數十頭。盡爲所殺。剥其皮而食之。是年十二月。忽有二女子。從天而降。嬌美絕倫。自言瓊宮侍者。謂中秋曰。上帝使我侍君。君有九五之尊。願自愛也。中秋竊喜而無相佐之人。告之同邑武生王三槐及本營叅將旗牌官高珠。王高皆同夥打獵者也。聞之均大喜。遂以王女許中秋爲正宮。而以二女爲妃嬪。二女云能撒豆成兵。點石成金之法。試之果然。遂起意謀爲不軌。中秋有傭工史滿。匿者二高欲脇之。

以爲將而史不屑一日聞二高與王將割滿匱頭祭旗起事約有日矣滿匱星夜入城擊鼓縣令知其事一面飛稟上臺而以滿匱爲眼目盡捕獲之是時方葆巖先生爲陝西巡撫狀其事於朝中秋等皆凌遲惟兩友者杳無蹤蹟蓋狐報仇也狐亦巧極矣

又

淮南王某者家素封因開質庫擴鄰屋見有小狐三頭家人共逐之王必欲殺之以除根因斃其二自此家中作鬧無虛日嘉慶己亥冬日質庫火燒深受賠累以此控告張真人給牒而歸安靜數月復鬧如故王不堪其擾將燼餘當包陳本四萬餘金賣與程姓程宅忽聞空中語云吾與王姓有仇爾可不買其妻聞之甚明遂不成交辛丑三月包樓復起火燒盡無餘矣

蛇報

吳縣鄉民某有往穹窿山進香者見舟子擊一小蛇某在旁戲語曰蛇能索命擊之者往往不祥語畢徑避去亦不救也是夜夢有一蛇入立而言曰見死不救何忍心耶遂以尾擊其腮而醒覺而齒痛異常忽出黑血數

升延醫視之曰此蛇毒也醫治半載始痊而家資因以蕩然矣按此事亦小然推見死不救之心則何所不至其得蛇報亦宜矣

食鼈食鼈

常熟葛友匡為里中富翁一生好食鼈常買數十頭養於甕中以備不時之需一日獨坐中堂聞甕中作人語云友匡汝欲滅盡我族乎汝月內當死而不自知尚欲害許多性命乎友匡大怒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乃盡烹而大啖之不十日果死又吳門有某富翁者擁貲肆

萬其子某好食異味一日宴客市得巨鼈庖人將殺之見鼈垂淚以白某請放之河某怒遂持刀自斷其首首甫墮地忽躍至梁上咸異之遂烹而食之味極美以半饋其姻家以半宴客某僅啗數瓣即目眩神迷但見屋梁上皆鼈首扶至寢室則床帳皆滿矣某自言曰有數百鼈來喫其足痛不可忍叫號三日而死

放生詩

吳門周生存喜放生每一次放生輒以一小詩紀之嘗因放大鯉魚作詩末句云倘若從龍去還施潤物功頗

得意後入鄉試詩題為白雲向空盡詩成苦結語意不佳忽憶自作放生詩因以末二語作結主司嘉賞遂中式

驢償債

蘭州民張家畜一驢善走日可二百里然好蹄啣生人惟張父子三人乘之則調良就馭他人莫能乘偶行醫趙姓者欲應狄道人延請姑試借之帖然馴伏遂騎以行既歸趙夢黑衣人語之曰我張氏家驢也前生借君錢三百未還今當補償昨乘我至狄道界往返纔二百

八十里尙未滿數速借我再騎二十里則吾事畢矣問汝欠張氏錢幾何顰蹙曰多不可說趙醒而異之果復借以他適既而忘之去路稍遠忽奮躍掀趙墮地計程則不止二十里矣趙益異之攬轡祝曰吾知其故矣但今距吾家十里不壞汝如何得達歸當以十錢買芻秣飼汝何如驢並視良久復馴伏就騎嗣後趙故欲誡之甫據鞍作欲乘狀即啼嚙長鳴矣夫變畜還債見之說部者甚多此家大人在甘肅任內聽署中書吏所口述近事可徵信也

獺索命

李春潭觀察於癸巳年三月押糧船至懷甯縣屬之大長溝有役龍懺夜夢一老人鬚髮皓然言明早有難乞爲援手後當圖報醒而不解所謂次早忽聞鄰舟喧鬧往視之見有一大水獺伸首近舟忽浮忽沒舟人聚觀之俄被獲龍懺憶所夢見而心動出青峽五百向買象皆允惟水手陳四不許且曰一皮猶值數金豈五百文所能買龍欲添錢陳已用鐵叉擊其首立斃剥其皮分啖其肉後食肉者皆病陳尤劇昏憤中自言我多年修養

偶遇厄難衆人皆允賣獨爾不許擊我立死我必索爾命衆爲之禱不允卽疾數日叫喚不已而殞于蓮亭曰物雖至微無不惜命浮屠氏之教最重戒殺蓮池大師有放生池杭人至今不廢况以水族之物竟能見夢於人其爲靈異可知龍雖出錢不多猶有善根陳四立斃其命實屬殘忍宜報復之不爽也嘗聞有某某嗜鼈一夜夢黑衣人叩首乞命其妻夢亦相同次早漁人送一大鼈至某喜甚妻勸曰昨夜所夢黑衣人其殆是乎曷放之某不允烹而大嚼忽思浴久而無聲妻往視則滿

盆皆血水骨肉無存。惟餘一瓣而已。與此事正可參觀。

鱈索命

貴州黃兌眉上舍云。貴筑有某某性嗜鱈。每飯必具。年近六旬矣。一日赴市買鱈。揀擇肥大者。賣魚者令其自取。某指袖裸臂。探手缸底摸之。忽羣鱈湧起。競嚙其臂。幾滿。痛絕。仆地。羣鱈纍纍。懸臂間。齒皆入肉。亟呼其子至。抬回家中。以剪斷鱈身。而鱈首緊嚙不放。一一訖落。而臂肉盡脫。長號而絕。合市聚觀。咸以為異。有為之戒殺生者。

鱸香館

山西省城外有晉祠地方。人煙輻輳。商賈雲集。其地有酒館。烹鱸肉最香美。遠近聞名。來飲者。日以千百計。署扁曰。鱸香館。蓋借鱸為鱸也。其法以草鱸一頭。養得極肥。先醉以酒。滿身挑打。將割其肉。先釘四椿。網住其足。而以巨木一根。橫壓於背。繫其頭尾。使不得動。初以百滾湯沃其身。將毛刮盡。再以快刀零割其肉。或要食腿。或食肚。或背脊。或頭尾。各隨客便。當客下箸時。其肉尚未死絕也。此館相沿已十餘年。至乾隆辛丑歲。長白巴

公延三為山西方伯。聞其事。遂命地方官查拏。始知業是者十餘人。送臬署治其獄。引謀財害命例將為首者論斬。餘俱邊遠充軍。勒石永禁。聞者快之。

金陵不孝婦

戊申六月。余由温州守任。因公進省。叩謁廉訪周石生先生。開麒。並將近著勸戒錄呈政。廉訪溫厚和平。而尤喜講因果。頗與余同契。越日叩辭。燕談之頃。廉訪云。吾鄉有一事甚真確。余所目擊者。當為爾述之。因云。金陵城內寡嫗某姓者。老而瞽。僅一子一孫。子娶婦某氏。兇

悍異常。人皆知其不孝。孫亦娶媳。則頗知禮義。常不以其姑為然。無如何也。其子與孫。時以小經紀出外。家中惟婆媳三代三人。並應門僕及竈下婢。均無之。悍婦固虐待其姑者。一日因事口角。婦恨極。逼姑於暗地。踰時竟被勒殺。婦意謂外人固不知也。而其孫媳難以相瞞。因告其媳曰。我有一要緊事告汝。但汝須終身勿向人言。言則於汝不利。媳見神色不妙。亦微知大概。素畏其悍。只有首肯而已。因告以故。媳噤不出聲。並囑以公翁回問及。但言得病身亡可耳。因此一家內外絕無知之者。

踰月悍婦忽夢被攝至大殿。綠瓦高甍。堂上神像森嚴。燈燭閃閃。臺下皂役肅立。聞喚不孝婦某氏進。因戰慄跪下。旋復喚至後殿。神之尊嚴。與前殿同。階下齊聲喊報不孝婦某氏到。忽聞殿上者曰。有人在此控汝矣。婦見階下跪一老婦。即其姑也。因記前事。未及答。又聞殿上者曰。暗地勒殺汝姑。是汝一人自為事乎。婦自揣不能賴。因答云。事誠有之。殿上者曰。汝當何罪。知之乎。因拍案喝曰。此乃彌天大罪。在陽世當凌遲處死。在陰世當墮地獄。五百年後方得超生。陽世之罪。另有處置。汝

若能將此一段罪案。多告世上一人。得知則免汝地獄一日之苦。汝切記之。又告云。此事汝夫雖不與聞。但夫綱不振。既不能制之於生前。復不能發之於死後。以致母死非命。應與斬決。汝回去便見分曉也。階下皂役同聲吆喝。大驚而醒。因歷述前夢如繪。未三日婦即得惡瘡。遍身潰爛。自頂至踵。幾無完膚。叫號四晝。訖而死。其夫同月亦旋患斷頭瘡而亡。

采生案畧

某縣有商人者。以善賈致富。縣有惡紳欲貸焉。不應許。



以重息不應嗣以公事派出皆又不應紳深銜之商人女僕有二歲女天亡紳誘僕使控縣云被商人妖術采生以死縣不准理紳又覓同時天女者得五六家請以利使皆控女被某商妖術致死縣皆不准使控府紳親與太守言太守某曰似此妖術自古無此說亦自古無此事今安得辨此案乎仍不准紳囑天女之家控司及院俱不准紳乃作書寄都中當軸者言商人采生妖術已致死多命當軸者轉致書於其省之中丞中丞恐事發有累於已不得已收商人研訊獄成罪立決臨刑之

日天爲之變突起黃風白晝昏暗街市墻壁板柱望之皆黃人相顧面色俱黃城中人無不嘆息曰此某商之冤氣也俄有自其縣來者言紳子忽得瘋疾大聲呼冤所言皆某商語紳人視疾卽手指呼罵紳不能近越數日而亡旬餘紳亦病瘋而亡中丞聞之懼使紀綱三四人自獲一日與司道議事語未畢忽厲聲曰殺爾者某紳非我也奈何尋我司道謂其左右曰大人病矣速扶入延醫不數日亦亡自商人受刑後至紳父子死及中丞之死前後不過旬日此乾隆四十餘年事不忍斥言

其地與人相傳此案發後。即有臺諫論列其事。曾通行各直省云。

吳探花

仁和吳筵巖編修。福年為諸生時。於道光乙未年四月初二日清晨。由所居缸兒巷。行過水濠口河干。見老婦方投水。急喚輿夫二人。自水中拯起。救醒詢之。則以與媳不睦。口角輕生。以言勸釋。出資喚輿送歸。是年即膺秋薦。旋成乙巳進士一甲第三人。入翰苑。丙午主試貴州。

許司馬

仁和許君修。延敬。由庠生以府同知捧檄吾閩。道光十四年。權邵武同知事。同知官為閒曹。而君能以惠政逮民。民德之。俗好鬪。凡殺人者可以財贖免。君獨不受。迨謝事未行。而縣苦水災。斗米幾千錢。縣令楊某卒。民僉謂許侯才且廉。合詞請於上官攝縣事。時方設廠平糶。君嚴立程式。使吏不能侵漁。又慮貧乏無以得食。興脩城垣。以工代賑。全活甚眾。以此勞瘁致疾。未一月而卒。卒之日。士民入吊。皆哭失聲。邵武邑紳張公冕。夢一官

拜謁儀從甚盛。如大府急出迎見。則許君也。語張云。已為邵武縣城隍。三月初八日。漉任。同時夢者數人。皆與張同。夫人莊氏在家得夢亦同。並相迎。偕赴任所。夫人夢中許之。旋得疾。卒。十五年六月。邵邑亢旱。往歲禱雨。在邵城隍廟。邑宰曹子安。銜達以君惠濟靈顯。特詣縣廟齋禱。雨大沛。禾苗盡起。闔境官民奔走焚香。於君生誕。設祭演劇。頂禮膜拜者不絕。君之生歿始終。惠佑邵民如此。是年閏六月。邑人扶乩者。又筆示已遷粵西桂林府城隍。其後浙人吳小崧。公諱赴粵西鬱林州刺史。

任至省。不待訪問。已喧傳許君調任。示夢之事。感應如響。余聞君弟子雙。延毅廣文言及其家夢兆。籤語靈異之跡尚多。信所謂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君之哲嗣。善長廩膳生。能文章。其必佑啟而克昌也。又可知矣。

金陵周氏

金陵周石生廉訪。先代皆孝友。廉訪之高祖。忠信樂善。施與不倦。昆弟凡三人。嘗推財讓兩弟。每於歲暮。裹白金自數兩。至數十兩。疊疊盛以囊。親挈之。策蹇出。遇有窮迫不能卒歲者。叩扉授之。不告姓氏而去。數十年如

一日家業漸替再傳遂貧之嗣誕生其祖中翰公幼岐  
疑聰穎年十二卽遊庠十六食餼未幾登拔萃科乾隆  
二十年恭值南巡召試授中書入直樞庭中翰公有  
二子長爲甲寅孝廉官縣令者次卽廉訪之封翁年二  
十登己酉拔萃科以體弱早亡時廉訪纔五歲太夫人  
守節撫孤賴舅氏家延師訓讀教養成立道光癸未以  
第三人成進士入詞館歷科道出爲監司擢按察使居  
官慈祥仁恕當更有以善其後論者皆以爲先世厚德  
之貽慈聞苦節之報也聞縣令公嘗語廉訪曰吾生不  
及見曾祖而幼爲大母所鍾愛挈弈弈如雨筍竹隨自  
以運愕然問大母曰彼立者何人大母叱曰深夜間童  
子毋得嚙語遂不敢言而其人面目鬚眉歷歷猶在目  
後度歲時懸供先代像瞻曾祖直容如曾經見者孰患  
之卽曩夜見之老人也彼時雙眸光炯炯遠射其殆沒  
而爲神矣

*[Faint, illegible vertical text columns within a rectangular frame]*



